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十二回 蘇定方計奪羅通 屠爐女憐才相救

詩曰：一將焉能戰四門，卻遭奸佞害忠臣。
若非唐主齊天福，那許英雄脫難星。

羅通聽見炮聲響處，倒吃一驚。抬頭一看，只見一員番將衝到面前，赤銅刀劈面斬來。羅通就把梅花槍架定，喝聲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擅敢攔阻本帥進城之路？」那番將也喝道：「呔！唐將聽者，魔乃大元帥麾下大將軍，姓紅名豹，奉元帥將令，命魔家圍困南城。你可不知魔的刀法利害麼！想你有基本事，敢攪亂我南城汛地？」羅通也不回言，大怒，挺槍直往紅豹面門刺來，紅豹說聲：「來得好！」把赤銅刀劈面相迎。兩將交鋒，戰有六個回合，馬有四個照面。紅豹赤銅刀實為利害，望著羅通頭頂上劈面門「綽綽綽」亂斬下來。那時，羅通也把手中攢竹梅花槍噙啣，叮噹噹啣開了槍，逼開了刀。這一番廝殺不打緊，足足戰到四十回合，不分勝敗。那時惱了羅通，把槍緊一緊，喝聲：「番狗奴，照槍罷！」嗖這一槍挑進來，紅豹喊聲：「不好！」閃躲不及，正中咽喉，挑下馬來。那番正偏將、副偏將見主將已死，大家逃散，往營中去躲避了。羅通喘定了氣，來到南城邊，大叫道：「呔！城上那一位公爺巡城？快報與他知道，說本邦救兵到了。小爵主羅通要見父王，快快開城門放我進去！」

少表這裡叫城。單進城上自從被番兵圍住，元帥秦瓊傳令在此，每一門要三千軍士守在這裡，日日差一位公爺在城上巡城。這一日剛好輪著銀國公蘇定方巡城。他聽見城下有人大叫，連忙扒在城垛上望底下一看，只見羅通匹馬單槍在下，明知救兵到了，心下暗想說：「且住。我昨夜得其一夢，甚是蹊蹺，夢見我大孩兒蘇麟，滿身鮮血走到面前說：『爹爹，孩兒死得好慘！這段冤內成冤，何日得清也？』說罷我就驚醒。想將起來，此夢必有來因，莫不是羅家之事發了？他說冤內成冤，必然將我孩兒擺佈死了，要我報仇的意思。待我問他著。」蘇定方叫一聲：「賢姪，你救兵到了麼？」羅通抬頭一看，心中想道：「原來就是這狗男女！罷，罷！今日權柄在他手中，只得耐著性氣。」正是：英雄做作癡呆漢，豪傑權為懵懂人。

便答應道：「救兵到了，煩蘇老伯開城，待小姪進城朝見父王龍駕。」定方說：「賢姪，你帶多少兵馬？幾家爵主？紮營在何處？程老千歲可在營中麼？」羅通道：「姪帶領七十萬人馬，幾家爵主，紮營在番營外面六、七里地面，程伯父現在營中。」蘇定方說：「我家蘇麟、蘇鳳兩個孩兒可來麼？」

羅通聽見此言，沉吟一回說：「他二人在後面解糧，少不得來的。」蘇定方見他說話支吾，心中覺著必定他要報祖父冤仇，把我孩兒不知怎麼樣處決了，故有此番惡夢。正是：人生何苦結冤仇，冤冤相報幾時休？我若放他進城，此仇何時報雪？卻不道連我性命不保。倒不如借刀殺人，把一個公報私仇，以雪我兒之恨罷！叫這畜生四門殺轉。況番將祖車輪萬人莫敵，手下驍勇之輩不計其數。叫他四門殺轉，必遭其害，豈不快我之心？」定方惡計算定，豈知天意難回。

思量自有神明助，反使羅通名姓揚。

蘇定方便叫聲：「賢姪，陛下龍駕正坐銀鑾殿，貼對南城。若把城門開了，被番兵衝進，有驚龍駕，豈不是你我之罪麼？」羅通說：「既如此，便怎麼樣？」定方說：「不如賢姪殺進東城罷。」羅通說：「就是東門，你快往東城等我！」羅通說罷，把馬一催，南城走轉來。要曉得圍困城池，多是番兵紮營盤的，只有幾條要路，各有大將幾員把守出入之所，以防唐將殺出。

番營餘外營帳，只有番狗，沒有番將的。羅通走到東門，正欲叫門，忽聽得城內一聲炮響，衝出兩員大將來了。你看他打扮甚奇，都是兇惡之相。一個是：

頭戴青銅獅子盔，頭如笆門面如灰；兩隻眼珠銅鈴樣，一雙直藍掃帚眉。身穿柳葉青銅鏡，大紅袍上繡雲堆；左插弓來右插箭，手提畫戟跨烏騾。

又見那一個怎生打扮：

頭上映龍綠紮額，面貌如同重裹色；兩道濃，黑眉毛異，一雙大眼烏珠黑。內襯二龍官綠袍，外穿銅甲魚鱗葉；手端一把青龍刀，坐下一匹青毛吼。

這兩個番將衝將過來。羅通大喝道：「呔！你們兩隻番狗，留下名來！」

兩員番將大怒道：「你這小蠻子，要問魔家弟兄之名麼，乃紅袍大力子大元帥祖麾下護駕將軍伍龍、伍虎便是。奉元帥將令，在此守東城汛地。你獨馬單槍前來送死麼？」羅通大怒道：「我把你兩個番狗！怎麼攔阻本帥，不容進城？你好好讓開，饒你們一死。若然執意攔阻馬前，死在本帥槍尖上猶如螞蟻一般，何足於惜！」伍龍、伍虎哈哈大笑道：「小蠻子，你想要進東城麼？只怕不能夠了。好好退出，算你走為上著。不然，死在頃刻！」羅通聞說大怒，把槍一擺，喝聲：「照槍罷！」望伍龍面門刺來。伍龍把方天戟一架，馬打交鋒過去。伍虎把青銅刀一起，喝聲：「小蠻子！看刀！」豁綽直望頂樑上一刀砍下來。那羅通把槍噙架開。這羅通本事雖然利害，如今兩個番將，刀戟兩般兵器逼住了槍，羅通只好招架尚且來不及，那有空工夫發槍出去。算他原是年少英雄，智謀驍勇，百忙裡一槍逼開了戟，喝聲：「番狗！照槍罷！」一槍望伍龍面門挑進來。伍龍把戟鉤開。這三人戰在沙場，一來一往，一衝一撞。正是：槍架戟，叮噹響當叮；槍架刀，火星迸火星。那三人，好似天神來下降；那三匹馬，猶如猛虎出山林。十二個蹄分上下，六條膀子定輸贏。只聽得：營前戰鼓雷鳴響，眾將旗幡起彩雲。炮響連天，驚得書房中錦繡才人頓筆；吶喊聲高，嚇得閨閣內聰明繡女停針。

這三人殺到四十回合，羅通兩臂酸麻，頭暈混混，正有些來不得了。不覺發了怒，把光牙一挫，喝聲：「照槍罷！」一槍直望伍龍心口刺來。伍龍喊聲：「不好！」要把戟去鉤他，誰知來不及了，正中前心，死於馬下。伍虎見兄死了，心中一慌，不提防羅通趁勢橫轉槍來，照伍龍腦後搥這一擊，打得頭顱粉碎，跌下馬來，嗚呼哀哉了。

兩名番將雖然都喪，這羅通還喘息不住，殺得兩目昏花。行至護城河邊，把馬帶住，望城上一看，早見蘇定方已在城上，便高聲叫道：「蘇老伯！快把城門開了，待小姪進城。」蘇定方說：「姪兒，這裡東門正對番帥正營。那元帥祖車輪勇猛非凡，內有大將數員，十分利害，守定東門。如今開了東城，一定要衝殺進來，不要說千軍萬匹，也難敵他！如今料想你我兩人寡不敵眾，怎生攔阻？」羅通道：「你不肯開城，難道飛了進來不成？」定方說：「賢姪，不是為伯父的作難。奈奉朝廷旨意在此巡城，時時刻刻用意當心，只怕衝進，所以東城開不得。你不如到北城進來罷！」羅通暗想：「蘇定方說話蹊蹺，好不煩悶。」便說：「也罷。我羅通殺得人困馬乏，若到北城，再推辭不得。」定方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你到北城，我便放你進來。」

羅通只得把馬一催，往北城而來。一到北城，只聽番營裡一聲炮響，衝出兩員番將，生來醜惡異常，身長力大。羅通抬頭一看，不覺大驚，說：「不好了！我連踹七座營盤，傷去三員驍將，如今怎能又敵過這兩員醜惡長大之將？分明中了蘇定方之毒計！」只得喝聲：「呔！來的兩名番狗，快留下名來！」那兩名番將也喝道：「呔！小蠻子！你要問魔家之名麼？魔乃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祖元帥麾下先鋒專魔狂妖魔呼是也。可惱你這小蠻子，有多大本事，不把我們兩個先鋒大將在眼內？東城不是我們把守，由你猖獗，你進了東城就有命了。這北城是魔等防地，你也敢來攪亂麼？真正分明自尋死路了！」羅通聽了大怒，說：「番狗！本帥連殺二門，傷去了番將三員，盡不費俺氣力。你兩個豈不可知死活，敢來攔住馬前？快讓本帥進城，饒你一死，若不避讓回營，動了本帥之氣，只怕命在頃刻！」專魔狂妖魔呼大怒，喝聲：「小蠻子！休得誇能。照打罷！」把手中兩鐵錘一齊直望羅通頂上打將下來。羅通把槍一架，鼻在旁首去了。妖魔呼也喝：「照斧罷！」就把手中兩柄月斧蓋將下來。羅通把槍桿子架在一旁，一馬衝鋒過去。那兩員番將好不利害，把錘、斧逼住，亂劈亂打，不在馬前，就在馬後，羅通戰乏之人，只好招架，沒有還槍發出去。

專魔狂手中兩柄錘好不利害，使得來只見錘，不見人，望羅通頭上緊緊打下來。妖魔呼兩柄斧頭起在手中，也是左螞頭，右蓋

頂，雙插翅，殺得羅通吼吼喘氣。把槍掄在手中，手裡邊左鉤右掠，前遮後攔，迎開錘，逼開斧，這一條槍使動朵朵梅花。這兩名番將那裡懼你，只管逼住。惱了小英雄性氣，把身一搖，力氣並在兩臂，把槍緊一緊，逼開了番將錘斧，照定專魔狂咽喉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撲通一聲挑下馬下，跌落護城河內去了。妖魔呼一見，心內驚慌，把雙斧砍將過來。羅通把槍架開，照著妖魔呼一桿子，妖魔呼喝聲：「不好」連忙招架，來不及了，打在頭上，跌下馬來一命嗚呼了。

那羅通又傷二員番將，心中好不歡喜。喘息定了，望城上一看，只見蘇定方早在上面，說：「蘇伯父，念小姪人困馬乏，再沒本事去殺這一城了。快快開城放小姪進城。」蘇定方心中一想：「我要送他性命，故而不放進城。豈知這小畜生本事十分驍勇，連殺三門，無人送他性命，這便怎麼處呢？不如叫他再殺至西城。那西城有番帥祖車輪把守，他驍勇異常，正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況這畜生殺得人困馬乏，那裡是他對手，豈非性命活不成了！」定方算計停當，叫聲：「賢姪，為伯父的真正千差萬差了！害你團團殺轉來，該放你進城才是。乃奉元帥將令，北城門開不得的，我若開了北城，元帥就要歸罪於我，這便怎麼處？」羅通聽言大怒，說：「你說話太荒唐了！你是興唐大將，我也是輔唐英雄。乃龍駕被困在城，到來救駕，為何不肯放我進城，反有許多推三阻四？南城不容進，推到東城，又不容進，推到北城，如今又不放我進城，是何主意？還是道我有謀叛之心，還是你蘇定方暗保番邦，為此國賊？」這句說話唬得定方目瞪口呆，叫聲：「賢姪！非是我暗為國賊，因帥爺將令，故而如此。」羅通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這北城為何開不得？」定方說：「連我也不解其意。」羅通道：「總然開不得，今日救兵到了，就開了也不妨。若秦老伯父歸罪於我，羅通在此決不害你！」定方說：「是麼。既是救兵，西城也進得的，必須要進北門的麼？」羅通道：「我知道了。我羅通若是生力，就走西門何妨？但我連戰三門，力怯人困，再走四城，分明你要斷送我性命也！」定方道：「賢姪的英雄那個不知，諒這些番奴、番狗豈是賢姪對手。我焉肯送你性命。」羅通心下暗想：「我三關已破，何在乎這一關。且殺至西門，看他怎麼樣，難道又使我再走南門不成？說也罷，我就走西城，不怕你推三阻四。」羅通把馬催動，望西城而來。

那羅通周圍殺轉，這番到西門，差不多天色已晚黑來了。只聽那邊銀頂葫蘆帳內一聲炮起，吶喊震搖，豁喇豁喇衝出一員大將，後面跟了四十名刀斧番將，好不兇勇！衝上前來喝聲：「呔！來的羅小蠻子！少催坐騎。這裡西城是本帥防地，你敢前來送命麼？」羅通聽言全無懼怯，也便喝：「呔！番狗！你有多大本事，敢在馬前擋我本帥之路？自古說：『讓路者生，擋路者死！』快通名來！」番將呼大笑道：「小蠻子，你要問魔家之名麼？你且洗耳恭聽。本帥乃赤壁寶康王駕前封為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大元帥祖車輪是也！可曉得我斧法精通。你這小蠻子前來侵犯西城麼？」羅通大怒，喝聲：「我把你這狗番奴一槍挑死才出我氣！怎麼你把天朝帝君困在木陽城內，今日救兵已到，還不退營？阻住本帥去路，分明活不耐煩了！」祖車輪道：「休要誇能。放馬過來，照本帥斧子罷！即把渾鐵開山斧往自己頭上一舉，豁綽望羅通頂樑上這一斧砍將過來。羅通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把攢竹梅花槍往斧子上噶啞啞這一抬，倏忽跌倒，雕鞍馬都退了十數步。要曉得羅通生力則與祖車輪差不多，如今羅通連戰了三門，力乏的了，自然殺不過祖車輪。被他這一斧砍得來，面臉失色，豁喇一馬衝鋒過去。回得轉馬來，羅通把梅花槍一起說：「番狗奴！照本帥的槍罷！」插這一槍望番將咽喉挑進來。祖車輪說聲：「來得好！」把開山斧架在旁首，馬交肩過去。英雄轉背回來，祖車輪連刺幾斧過來，羅通只好招架，並無閒空回槍。看看戰到二十餘合，羅通有些槍法亂了。祖車輪見羅通氣喘不絕，思想要活捉回營，那時吩咐小番：「與我把羅通圍住，不許放他逃走。待本帥生擒活捉他來，有個用處。」小番一聲答應，把一字擋、二鋼鞭、三尖刀、四楞銅、五花棒、六纓槍、七星劍、八仙戟、九龍刀、十楞錘望著羅通前後，馬左馬右，就把一字擋肩膊亂打，二鋼鞭掃在馬蹄，三尖刀面門直刺，四楞銅腳上叮噹，五花棒頂梁就蓋，六纓槍照定分心，七星劍劈著腦後，八仙戟搗在咽喉，九龍刀頸邊豁綽，十楞錘打下驚人，好一場大殺！羅通喊聲：「不好了！」把梅花槍掄在手中，前遮後攔，左鉤右掠，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。鉤開一安襠，架調二鋼鞭，逼下三尖刀，按定四楞銅，攔開五花棒，掠去六纓槍，遮調七星劍，閃過八仙戟，抬住九龍刀，掃去十楞錘，原也利害！祖車輪這一柄斧子好不驍勇，逼定羅通廝殺，不衝回合的猛戰。正是：殺在一堆，戰在一起，圍繞中間殺個翻江倒海一般。羅通心內著忙，眼面前都是槍刀耀目，並沒有逃去路。手中槍法慌亂，人又暈乏，頭暈昏昏，性命不保，只得喊聲：「我命休矣！誰來救救？」祖車輪說：「小蠻子，你命現在本帥掌握之中，休要胡思亂想逃脫。蟻命圍定在此，決無人救你，快快下馬投降，方免一死，不然本帥就要生擒了！」唬得羅通魂不附體。正是：若非唐主洪福大，焉得羅通命保全？